

荔枝红了，仲夏时节又逢君

□陈建平

七月荔枝果丹红

□陈志平



南方七月，骄阳似火，稻谷金黄，鸣蝉呦呦。这时节，家乡莆田，是一幅千株万树丹红、漫山遍野荔飘香的风情画，那一串串夺目的火红荔枝，宛若天上一团团染红了的彩云散落人间。

莆田向来以盛产色香味俱佳的荔枝闻名，因而也叫荔城，是一个被荔枝文化穿透的城市。唐宋时，“兴化军风俗，园池胜处唯种荔枝”；蔡襄评价“唯陈紫之于色香味自拔其类，此所以为天下第一也”；郭沫若20世纪60年代初在莆田考察时，惊叹于莆田荔枝之盛况，奋笔题下“荔城无处不荔枝”的诗句。

自唐宋开始，莆田人利用南北洋河网密布，土壤肥沃的自然条件，在沟河岸边大量种植荔枝。宋朝鼎盛时期，南北洋上荔枝绵延数十里，红肥绿瘦，簇拥河岸，构成迷人的荔枝水乡画卷。蔡襄《荔枝谱》中云：“宋公荔枝……世传其树已三百岁，旧属王氏。黄巢过莆，士兵欲砍为薪。王氏媪抱树号泣，愿与树偕死。巢怜之，遂不伐。”这棵“宋公荔枝”，俗称宋家香，现存市区原宋氏宗祠内，已被列为文物保护古树；延寿桥旁，由唐末莆田首位状元徐寅手植的荔枝“状元红”，依旧枝繁叶茂，年年开花结果；荔城区新度镇下横山村，一棵树龄九百多年的荔枝，至今最高产量达1250公斤，堪称“荔枝王”。数据显示，莆田古荔枝树龄在500年以上有30多株，长势喜人，每年硕果累累。

荔枝因其风味绝佳，自古就是贡品，深受人们的喜爱，有“海内如推百果王，鲜食荔枝终第一”之誉。张九龄“百果之中无一可比”，杜牧“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”，苏东坡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”……他们对荔枝的歌咏，最终成就了荔枝的文化品位。

成熟于七月中下旬的莆田荔枝，以品种多、壳薄肉厚、甜美多汁、入口脆滑被誉为果中之王。主要品种有陈紫、宋家香、状元红、乌叶、兰竹、下番枝等，与龙眼、枇杷、文旦柚合称为莆田四大名果。大暑前后，放眼望去，满山遍野的荔枝林，枝权随意伸展，交叠覆盖幽径，如伞状铺天盖地的树幔。无涯无际的绿海中，密密麻麻的红色颗粒，垂挂在树梢，如一串串红玛瑙镶嵌在绿叶中，恰似“朱弹星丸粲日光”。成熟的荔枝，散发着阵阵浓郁醇香，染红了蜿蜒的小溪。剥开果壳，果肉晶莹剔透，咬上一口，独特的香味和汁液在唇舌间溢开，瞬间渗进心底。

莆田人爱荔枝，有“过大暑吃荔枝”的传统习俗。大暑当天，将鲜荔枝浸于冷井水之中，食时取出，全家老幼，大快朵颐。据说这时的荔枝，最滋补，能增强抗病能力，去暑除湿，营养价值和吃人参一样高。明代户部尚书邑人郑纪对此作了生动描述：“夜半归来风满袖，家家门巷荔枝香。”

莆田荔枝大部分生长在溪河两岸，一串串沉甸甸的荔枝，倒映河里，绿波漾红，溪河也成了孩子们快乐的天堂。他们从河岸上扎入水中，嬉戏，打水仗，不时地，伸手摘下垂在水面上的荔枝，边吃荔枝边戏水。此刻，孩儿的欢笑声、蝉儿的鸣叫声、水花的波动声，此起彼伏，融为一体。

千百年来，荔枝已成为莆田这座城市的灵魂，处处氤氲着沁人心脾的荔香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，每天漫步穿梭于荔枝林之中，悠闲地看着荔枝开花结果成熟，品尝着美味荔枝，聆听着如天籁般优美的水声，流连忘返。

月娘光焉焉①，红仔号吃奶②。

老爸举捶拍③，阿嬷去牵。

牵到后门埕头仔，拾着一牒番钱仔④。

买来一秤番薯仔⑤，吃凸一个腹肚仔。

局满一戈粗桶仔⑥，田沃一丘仔⑦。

收成一担仔，牛饲一头仔⑧。

奶捏一瓯仔，回头饲红仔。

夏天的夜晚，亮晃晃的月亮把柔和的光芒投向大地，一家老少大小正在院子里乘凉，一阵阵凉爽的晚风不时吹过，让人十分惬意。这时不知趣的红仔偏吵着要喝奶，而且闹个不休，任阿嬷怎么哄也没有用。爸爸气不过，拿起小棍子要去揍，阿嬷赶紧牵起红仔就往后门的小屋躲。

莆仙方言童谣赏析

仔字谣

□陈文凤

阿嬷把红崽牵到了埕头，也真凑巧，偶然间捡到了一牒番钱仔，也不知道是几毛钱的。以前的银洋可值钱了，几毛钱买5公斤番薯是不成问题的。5公斤番薯一下子吃掉是不可能的，可以让红仔吃凸好几回腹肚。

红仔能吃也能拉，只吃凸了一回肚子，竟然拉满了整整一粗桶的屎。莆田人把粪桶叫成粗桶，一粗桶屎就是一粪桶屎，你看拉得多不多。可拉得再多，也勉强只能浇一小丘田。一小丘田的收成毕竟有限，但喂养一头小牛还是够的。小母牛大概刚开始产乳，汁不多，勉强可以挤一小桶。莆田人把大碗

的荔枝湾，一伙光腚的小淘气贼头贼脑爬树偷荔，被发现后笑着跳河逃遁的顽皮时光。

那欢乐光景，既刺激又浪漫，早就存入了“乡愁”记忆。

所以，在仲夏夜，你就可能做起甜蜜蜜的荔枝梦，赴梦中去约会荔枝仙子，一同唱响那首《荔枝水乡》的歌谣了：

女：采一片天边红霞

挂在童年的溪边

驾只悠悠荔枝船

荡进莆田的南北洋

男：阿姨——

女：哎——

男：荔枝谱，荔枝仙

荔枝结在状元的故乡

唱响千年采荔歌

歌声荡开了绚丽诗篇

女：是谁在木兰溪边

撒下甜蜜和芳香

采荔姑娘摇着船

笑声唤醒金朝阳

女：阿哥——

男：哎——

男：状元红，宋家香

荔枝映红姑娘的容颜

大红喜悦采满船

这是咱们的荔枝水乡

副歌，男女：

荔枝香，荔枝甜

歌声伴着笑声飞扬

文献名邦文采风流

这是神奇的荔枝水乡

采荔船摇向荔枝水乡，摇向盛产荔枝的荔浦村。昨天，荔浦友人提着一篓鲜荔来了。于是学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”的东坡先生，狼吞虎咽来了好一顿荔枝餐大餐。

结果荔神附体，眼睛红了，喉咙肿了。据说还不能开车，查到就是酒驾！

好个贪吃货苏老爷子，谪贬岭南还不安分，自个大逞口腹之欲也就罢了，还无事生非舞文弄墨，胡诌两句谁人谁了一千年的。

但不管怎样，啖红嚼紫，吃香吞甜，就是爽！

走啊，摘荔枝去，约吗？



郑倩 作

蝉鸣荔枝红

“蝉鸣荔枝红”，每年仲夏，我都会回第二故乡，步入荔枝林，观赏青红的荔果，欣赏蝉们举行的音乐盛会。

那一年，我来到这座美丽的村庄生活。站在村头远望，河岸上的荔枝树像一把把撑开的碧绿大伞，树干延伸到河面，仿佛在向小河献礼。一进果林，便看到高大、粗壮的荔枝树，最高的有三层楼那么高，其叶子长得茂盛极了，一簇堆在另一簇上面。夏至前后，树梢上爬满了蝉，鸣声跌宕起伏，娓娓动听，唱红了荔枝。此刻，我不由想起儿时老家柳树林里不绝的蝉鸣。我和小伙伴们三五成群，带着自制的捕蝉工具，冒着中午火辣辣的日头，将长长的竹竿来回反复地伸向树枝之间，又不断将捉住的蝉装进袋子。我们蹦蹦跳跳地在林子里穿梭，收获颇丰。快收工时，我们把捉来的蝉平分后，高高兴兴地回家吃饭。吃完饭，我捏着一只蝉的薄翼，提起来看看它究竟长什么样。原来它有六条腿，外壳比较硬，两只米粒大小的眼睛晶莹亮晶的，一看就是个机灵鬼。那时候我们还小，只知捉蝉很快乐，哪里懂得怜惜小生灵。

一眨眼，到了盛夏。有一天，我在荔枝林里看见树下有一只淡绿色的蝉，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它不轻展薄翼，飞到树上呢？仔细一看，原来它那对透明的羽翼折了，好像被碾压过。它身躯颤动，还在地上鸣唱，那么小，却那么响。我摘了一粒荔枝，剥了皮，把蝉放在果肉上。它便用针管状的嘴巴，津津有味地吸食果肉，真是好可爱的小精灵！之后，我捡起它爬上树，将它轻轻放在枝干上，让它安心养伤。

大暑前一两天，荔枝便开始全面采摘。果林中，欢声笑语，热闹非凡。乡亲们全家出动，年幼的望着荔枝咽口水，年老的在树下扶竹梯，年轻的爬梯上树采荔枝……采下荔枝，男女老少迫不及待地尝鲜。亲口品尝，令人不得不叹服“南国百果荔枝先”。它丹红艳丽，圆润凝脂，晶莹剔透，汁如琼浆。这是难得的家乡味道，难怪古人云：“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。”

兴化人有“过大暑吃荔枝”的习俗。于是，乡亲们把刚采下的荔枝留下一部分，送给亲戚朋友。亲家收到荔枝，说甜甜蜜蜜亲家亲；亲戚接过荔枝，道“亲戚有走动才有亲”；朋友捧着荔枝，曰“红红荔果寄友情”……荔枝，成了传递情感的纽带。

而大部分荔枝，用于出售。那个时候，大街、小巷、集市、路旁，凡是可以摆摊的地方都能见到一筐筐荔枝，叫卖声、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，不绝于耳。摊位前，顾客摩肩接踵，精心选购……荔枝，给乡亲们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入。如愿以偿，农家皆大欢喜，求得风调雨顺，迎来丰收年景。

“蝉鸣荔枝红，生态美水乡”，荔枝林永立家乡，恩泽百姓，造福子孙。

□许子和

天，这里便成了孩子们快乐的天堂。他们从河岸上扎入水中潜泳，又不时钻出水面嬉戏、打水仗，玩够了，便抓住水面上的枝干，爬上树吃荔枝。小孩子可不管“一粒荔枝四两火”，个个都大饱口福。此刻，树梢上的蝉看得垂涎欲滴，便大声鸣叫着，似乎欲分享孩子们手中的佳果。孩儿们的笑声、蝉儿们的鸣声，是那么和谐、欢畅。清水、绿岸、红荔枝，相互辉映，融为一体。

大暑前一两天，荔枝便开始全面采摘。果林中，欢声笑语，热闹非凡。乡亲们全家出动，年幼的望着荔枝咽口水，年老的在树下扶竹梯，年轻的爬梯上树采荔枝……采下荔枝，男女老少迫不及待地尝鲜。亲口品尝，令人不得不叹服“南国百果荔枝先”。它丹红艳丽，圆润凝脂，晶莹剔透，汁如琼浆。这是难得的家乡味道，难怪古人云：“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。”

兴化人有“过大暑吃荔枝”的习俗。于是，乡亲们把刚采下的荔枝留下一部分，送给亲戚朋友。亲家收到荔枝，说甜甜蜜蜜亲家亲；亲戚接过荔枝，道“亲戚有走动才有亲”；朋友捧着荔枝，曰“红红荔果寄友情”……荔枝，成了传递情感的纽带。

而大部分荔枝，用于出售。那个时候，大街、小巷、集市、路旁，凡是可以摆摊的地方都能见到一筐筐荔枝，叫卖声、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，不绝于耳。摊位前，顾客摩肩接踵，精心选购……荔枝，给乡亲们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入。如愿以偿，农家皆大欢喜，求得风调雨顺，迎来丰收年景。

“蝉鸣荔枝红，生态美水乡”，荔枝林永立家乡，恩泽百姓，造福子孙。

叫成“海缸”或“龙缸”，把小碗叫成“瓯”或“瓯仔”，通常只把中等的碗才叫成“碗”。牛奶挤好了，阿嬷赶快拿给红仔喝，只那么一小瓯牛奶，也不知道红仔喝了还闹不闹？闹不闹就不管他了，咱们说其他的吧。

说什么呢？还是说那一碟番钱仔吧，当初捡到了番钱仔，直接买牛奶给红仔喝不就得了吗，还那么麻烦干什么？可要是那样，就没有这首童谣了。

这是一首到目前为止，笔者所知的唯一的仔字谣，除了头四句，其他的句子最后一个字都落在仔字上。由于形式独一，手法无二，很值得所有方言歌谣爱好者探讨研究。

【注】①光焉焉：形容词；很亮。②红仔：小孩子的昵称。号：哭。③棰(cuī2)：小棍子。④一碟番钱仔：一片小银钱洋。⑤一秤：10斤。⑥局：音如罗。⑦沃：浇。⑧饲(qi4)：喂。

汉语乱弹

□杨健民

人是语言的囚徒，语言是思想的边界。我们的汉字多是方块字，多具多重性和多义性，而且组词能力超强，从而导致汉语成为一种过分灵活的语言——这就是汉语特有的功能。时常听见有人责怪：你会不会说话？

比如开会，开会就必须说话。坐在台上，用俯视的目光打量着台下黑压压的一片，然后拍一拍麦克风，开始抑扬顿挫咿呀呀地发号施令。听了半天，还是不知所云。一位学者在散文里写道：某官员念稿子，读到“印度尼西亚”几个字，愤愤说了一句：“印度”就“印度”了，还什么“尼西亚”！三八妇女节时，某官员在台上拉长声音：“全体妇女站起来——”台下哗啦啦地站起了一片。他翻过一页稿纸，连忙摆摆手：“请坐下，请坐下，这里还有个‘了’字——全体妇女站起来了！”最为难堪的是，某个官员竟然将秘书写在稿子里加上括号的提示语，照本宣科地读出来：“——提高声调，此处可能会有掌声……”

有个官员念稿子，稿子里有一句：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，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。”这官员照着稿子念下去，当读到“炮”字，必须翻页。两张纸不知怎地就粘连一起了，他用手指头抹了抹口水，终于翻过去了，两只小眼一瞪，吼出一句：这么久才随便举两个现实中的例子：

一老头给儿子买房子，去现场办理分期付款手续。银行业务员说：“先生您是季付，还是月付？”老头一听火了：“我不是继父，也不是岳父，我是他……父亲！”于是业务员就在申请表格“一次性付清”上打了个钩。这是语音的误会。其实，人与人之间的许多误会，往往在于以为对方听懂了。一位大妈上公交车，投了一块钱。司机说：“两块。”大妈：“是的，凉快。”司机：“空调车两块。”大妈答：“空调车是凉快。”司机：“投两块！”大妈：“不光头凉快，浑身都凉快。”说完往后头走。司机：“我告诉你钱投两块！”大妈：“我觉得后头人少更凉快。”司机无语，一车人都笑倒了。

这些都是语言的误会，属于沟通不到位，情有可原。然而，现在我们时常听不懂一些话了，特别是某些“砖家”的话——

失业不叫失业，叫“慢就业”，或者叫“灵活就业”“摩擦式失业”；穷人不叫穷人，叫“待富群体”；啃老不叫啃老，叫“全职儿女”；下降不叫下降，叫“负增长”；油价便宜了几分钱，叫“大降”，涨了几毛钱，叫“微涨”；股市里5000只股票，如果4000只下跌，就不叫下跌，而要说：超过1000只股票“大涨”。

一般人的逻辑是面对问题然后解决问题，而我们的“砖家”的语言逻辑是直接修改问题。

汉字的多重定义以及超强的组词能力，也导致汉语成为一种过分灵活的语言，为玩文字游戏留足了空间，但把自己的文化搅浑了。那些所谓的“砖家”尽是发明一些模糊不清、没有具体定义和标准的词汇，然后随时去变换适用领域和适用空间。

汉语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文化属性，这种属性也常常被扭曲或者歪曲，甚至改变属性。比如说，损失了钱财叫“破财消灾”，摔碎了东西叫“岁岁平安”，经历了生命危险叫“大难不死必有后福”……总之，任何苦难都可以用一套高超的自我麻痹技巧，通过诡辩去美化或者歌颂。这本质上就是给自己蒙上一块遮羞布，欺人欺己。

马克·吐温说过：人类是唯一会脸红的动物，或是唯一该脸红的动物。汉语的功能被那些“砖家”乱用一通之后，他们感到脸红了吗？

我们对于汉语的运用，经常就出现了某种“理性”或“非理性”的“主体间性”。有位法官如此形容自己的职业：“法官就是生活在原告和被告双方的谎言之中。”此话是否合理，暂且不去作出评判，我只觉得任何语言，一经“主体”那种“间性”般的运用，其结果往往是隐藏了某种一语成谶的魔力乃至诡异。

在日常生活里，吵架是常有的事。争吵之中，那“如万斛泉源，不择地皆可出”的语言之流，或滔滔不绝，或口若悬河，或能言善辩，或巧舌如簧，都出自语词的迅速组织和无形无质、随风而散的抵达。罗兰·巴特曾经把夫妻吵架当作某种口头的性虐待行为——“